

外国经典爱情故事

# 红与黑

Hong Yu Hei

[法] 司汤达 原著



新漫画插图版



维里埃算得上是弗朗什-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一幢幢房子，白墙、红瓦、尖顶，鳞次栉比地坐落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茁壮的栗树密密匝匝，画出了小山最细微的凹凸。残垣断壁的城墙下数百步外，流淌着杜河，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残破不堪。

维里埃北面有高山做屏障，那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十月乍寒，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盖满了雪。从山上下来的一股激流，穿过小城注入杜河，使大量的木锯转动起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业，却使多数人家的日子有了几分舒适。



意。这便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

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家族，似乎早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定居下来。他拥有一座极美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愈是砌墙，愈是在地产上垒起一层层

那儿有条大街，从杜河岸边一直爬到山顶，旅行者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已经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大致算得上端正，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他那种志得意满神情中还混杂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行人一看见他，就赶紧脱帽致

的石头，就愈是有权受到邻人的尊敬。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直伸到杜河岸边，每一层都筑有护墙。



一日，德·莱纳先生挽着他妻子散步，两人之间发生了小小争论，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在这时，妻子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第二个儿子爬上了挡土墙的胸墙，还在上面

跑，而这挡土墙高出墙外葡萄园有二十尺呢。德·莱纳夫人害怕孩子受到惊吓掉下去，不敢跟他说话。那孩子正为自己的壮举



得意呢，最后终于看到了母亲，见她面色如土，就跳到散步道上，朝她跑过去。这回被她好好地训斥了一顿。这个小小的事件改变了夫妻俩的话题。

“我一定要把锯木工的儿子于连弄到家里来，”德·莱纳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越来越淘气，我们管不住了。他是个教士，又精通拉丁文，他会让孩子取得进步的；因为神甫说他性格坚强。我给他三百法郎，管他吃。神甫说于连攻读神学已经有三年，准备进神学院。”

德·莱纳夫人沉思不语，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尽管看上去已有三十岁光



景，但德·莱纳夫人仍颇具姿色。她身材高挑而苗条，曾经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山里人都这么说。她具有某种纯朴的仪态，举手投足间仍透出一股青春的活力。在一位巴黎人看来，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甚至会唤起温柔的快感，让人想入非非。德·莱纳夫人若是知道自己会有这一类的成功，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什么卖弄风情呀，忸怩作态呀，这种事情从未挨近过这颗心。据说有钱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曾经追过她，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位瓦勒诺先生年轻高大，体格十分健壮，满面红光，蓄着一把又浓又黑的络腮胡，是外省人称为美男子的那种举止粗鲁、放肆，说起话来乱嚷嚷的人。德·莱纳夫人很害羞，性情看上去很是平和，这倒也平添了几分妩媚。她远离维里埃人所谓的快乐，这使人认为她对自己的出身感到非常骄傲。她倒也不在意，只





要大家能让她一个人在自家美丽的花园中随意走走，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她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女人，从未想到对丈夫品头论足，也从未承认丈夫使她感到厌烦。

总之，和她认识的那些男人相比，她觉得德·莱纳先生算是最不讨厌的。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维里埃的市长前往坡下索老爹的锯木厂。一座水力锯木厂其实就是一个建在水边的大棚。正当他边走边想着什么时，突然看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身高近六尺，大清早就似乎忙着大量堆放在河边纤道上的木材。

这农民正是索老爹。德·莱纳先生关于他的儿子于连的提议使他大感意外，但更使他感到高兴。不过他听的时候仍然带着那种愁眉苦脸和漠不关心的神情，这山区的居民很善于这样来掩饰他们的精明，却更暴露出心灵的虚假。他实在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能使一个如此有权势的人想把他那废物儿子搞到家里去。他很不喜欢于连，因为不能容忍于连的这种读书癖，却不得不走形式似的问问一无所有的



儿子，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

于连是个十八九岁的瘦小青年，看起来羸弱，面部的轮廓也不大周正，但颇清秀，还有一个鹰钩鼻子；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平静时显露出沉思和热情，此刻却闪烁着最凶恶的憎恨的表情；深褐色的头发长得很低，盖住了大半个额头，发怒的时候凶相毕露。人的相貌无数，然而更具惊人的特性者怕是没有了。他的身材修长而匀称，更多地显示出轻捷而非力量。自幼年起，他那极端沉思的神情和极为苍白的脸色，就使他的父亲以为他活不长，或者

将成为家庭的负担。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礼拜天在广场上玩耍，他总是挨打。

不到一年以前，他那张漂亮的脸才开始博得年轻姑娘们几句亲切的话。于连被当作弱者受到众人的轻蔑，然而他崇拜那位敢于和市长谈论悬铃木的老外科军医。

于连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但是他觉得静不下心来，他认为到教堂转一圈对他的虚伪有好处。

教堂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一把外观最漂亮的椅子上坐下，这把椅子饰有德·莱纳先生家的纹章。

于连注意到跪凳上有一张印着字的小碎纸片，摊开在那儿，像是为了让人读到。他拾起凑近眼睛，读道：





“……日，路易·让莱尔在贝藏松伏法，其处决及临终前之细节。”

这张纸残破不全，背面还有一行字的头几个字：第一步。

于连走出教堂，以为看见圣水缸旁有血，那是洒出来的圣水，窗子上红帐的反光照在上面，看起来像是血。

最后，于连对自己内心中的恐惧感到羞愧。

“我是一个懦夫吗？”他自语道，“拿起武器。”

这句话，在老外科军医的战争故事中经常出现，对于连来说充满了英雄气概。他站起身来，快步朝德·莱纳先生

的府邸走去。

尽管他下定了决心，但当他看见那幢房子就在二十步外的时候，还是被一种不可克服的胆怯攫住。铁栅栏门开着，他觉得很豪华。他必须进去。

德·莱纳夫人瞥见大门口有一张年轻的乡下人的脸，就从客厅开向花园的落地长窗走出来，活泼而优雅，没有丝毫的做作，像她平常远离男人的目光时一样。那乡下人几



乎还是个孩子，脸色极苍白，刚刚哭过。他身着雪白的衬衫，腋下夹着一件很干净的紫色平纹格子花呢上衣。苍白的脸上却有那么一双充满忧郁又不失温柔的眼睛，让人生出些许怜爱。

有点儿浪漫精神的德·莱纳夫人开始还以为可能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来向市长先生求什么恩典的。她同情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他站在门口不动，显然是不敢抬手按门铃。她走过去，暂时排解了家庭教师的到来所引起的忧愁。于连面对着大门，没有看见她走过来。他听见耳畔



有温柔的话音响起，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的孩子？”

于连猛地转过身，心中不禁一颤，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自己也说不上，只是觉得当目光对焦的一刹那，冥冥之中有种东西在牵动着他，让他把自己来干什么也忘了。德·莱纳夫人又问了一遍。

“我来当家庭教师，夫人！”他终于回过神来说。

于连对自己的眼泪感到很不好意思，尽量揩干净。德·莱纳夫人愣住了，就那么一瞬间，她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他们互相望着，离得很近，甚至能感受到对方的气息。于连从未见过穿得这么好的人，尤其是一个如此光艳照人的女人，这



和他以前看到过的女人不同，但他又说不出究竟不同在哪里。德·莱纳夫人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很快，她笑了起来，小姑娘般疯也似的快活。她笑自己，想不出自己有多幸福。怎么，这就是家庭教师，这就是她想象中的那个来训斥和鞭打她的孩子们的衣冠不整的肮脏教士！

“怎么，先生，”她终于开口，“您会拉丁文？”

“先生”这个词使于连大为惊讶，他想了片刻。

“是的，夫人。”他怯生生地回答。

德·莱纳夫人真是喜出望外，大着胆子问于连：“您不会过分地责骂这些可怜的



孩子吧？”

“我，责骂他们，”于连感到奇怪，“为什么？”

“您会对他们很温和，是吗，先生？”她停了一会儿，说话声越来越激动，“您答应我吗？”

听见又一次被郑重其事地称作先生，而且出自一位穿得如此讲究的夫人之口，这是于连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少年时想入非非，对自己说，只有穿上漂亮的军装，体面的太太才肯跟他说话。德·莱纳夫人呢，她完全被于连好看面容、大而黑的眼睛及漂亮的头发迷惑住了。他的头发比平时更加卷曲，那是因为他为了凉快，刚刚在公共水池中浸过。她高兴极了，这个家庭教师居然神情羞怯如年轻的姑娘，而她却曾经为孩子们那样地担惊受怕，以为他必是心肠冷酷，面目可憎。德·莱纳夫人的心灵一向那样平静，这种担心和所见的事实之间的对照对她来说真是非同小可。她感到惊讶，她竟和这年轻人这样站在自家的门口，他几乎只穿着衬衣，而她又离他这样近。

“我们进去吧，先生！”她神色尴尬地对他说。还未有一种单纯的愉快感觉如此深深地打动过德·莱纳夫人的心，也从未有一种如此亲切的景象紧接着不安的担心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可是，这是真的吗，先生？”她停下来问他，“您真的会拉丁文吗？”她若是确信无疑，会使她多么的幸福啊，她真怕自己弄错了。

这句话刺伤了于连的自尊心，一刻钟以来的陶醉顿时烟消云散。

“是的，夫人，”他说，竭力作出冷冰冰的样子，“我的拉丁文和神甫先生的一样好，甚至有时候他还肯说比他强呢。”

德·莱纳夫人发现于连的表情很凶恶，他早就在距她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她走近他，低声说：“开头的几天，您是不是别用鞭子抽我的孩子，哪怕他们的功课不好？”

德·莱纳夫人的脸挨近他的脸，用温柔、近乎哀求的口吻恳求着，他闻到了一个女人的夏装上散发的香气。于连的脸涨得通红，叹了口气，呻吟似的说：“您别担心，夫人，我一切听您吩咐。”

德·莱纳夫人对孩子们的担心完全消除了，她注意到于连的不寻常的美。他那近乎女性的容貌和困窘的神态，对一个自己也十分腼腆的女人来说，并不显得可笑。一般人认为男性美所必备的那种阳刚之气反倒叫她害怕。

“您多大了，先生？”她问于连。